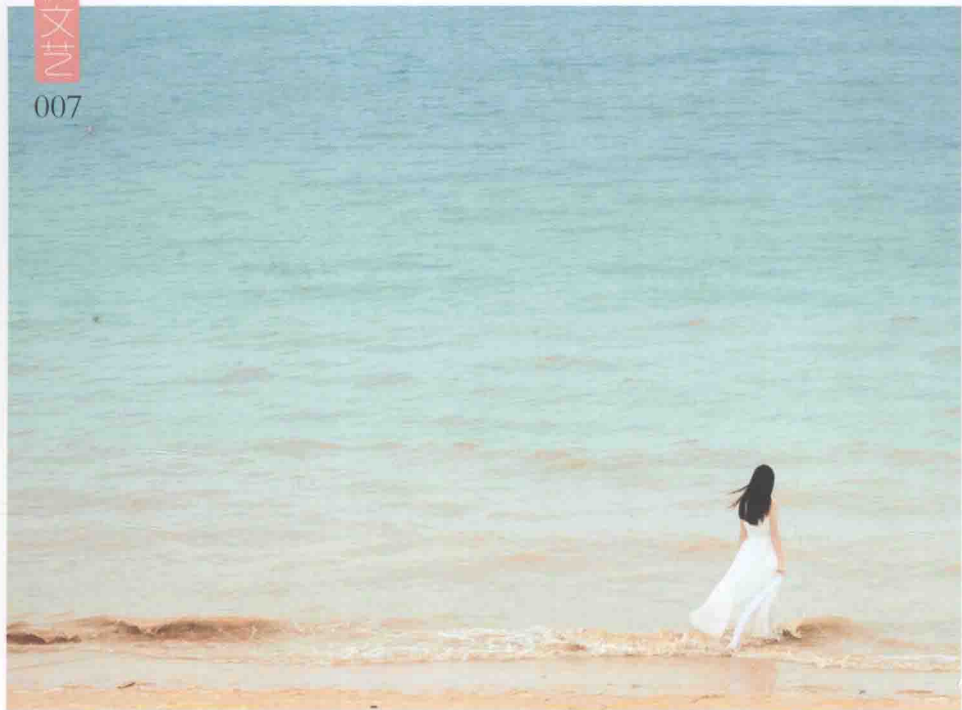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个人 / 两种身份 / 过去和现在，
一段故事 / 两种结局，
欢喜或悲伤。



如若没有真相，
欺骗也是一辈子，
如若没有未来，
一眼就是一万年。

寻

XUN LIN

鳞

章毛杰

著

月亮说：

那是宿命的轮回，躲不掉、逃不了，
或许遗忘才是真正的明了。

寻 鳞

XUN LIN

章毛杰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寻鳞 / 章毛杰著. -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4.12
(微文艺)

ISBN 978-7-5396-5170-5

I. ①寻… II. ①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1602 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
丛书主编: 陈启辉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 宋晓津

装帧设计: 张 敏 闻 艺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(0791) 88166794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8 字数: 22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2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章 前往曼陀铃 001

这些年我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个梦，我梦见一片香草色的天空里飘着几只懒洋洋的风筝，还有一片飘着迷雾的海，当迷雾散去，我看见海水中浮现出一条金色的人鱼。

第二章 人鱼传说 013

怪老头从窗口叫住我，递给我一把雨伞，他说：“从你进门的那一刻，我恍惚了一下，我以为你就是那个女孩。”

他说我像二十年前的那个女孩，这句话让我莫名心酸。

第三章 初恋故事 037

我回想起与欧阳的约会，一切美好的事物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我的冥想世界中，尤其是那片沉入大海的星空，美得简直快要融化我的心脏。

我想，这或许就是我的初恋故事。

第四章 参加社团 061

这个社团是不被学校许可的，就像一个地下组织，社团专门调查一些难以理解的神秘事件。

第五章 生日的秘密 076

那是我第七十九次做着相同的梦：她奔向大海，一路盛开着曼陀罗花，天空中的霞云宛如一只血鸟，她沉入海里，化身一条金色的人鱼。

第六章 海上的铁拳 093

这样的非法拳赛一周要举行十几场，直到你或是你的对手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甚至付出生命。在那个年代，捕鱼业萧条，许多人都被迫走上这条路。



第七章 圈套 105

这本小说封面看上去简陋,没有作者署名,没有出版日期,封面上画着一艘小小的渔船,漂泊在蓝色的水域之中,等待它的将是一场非凡的冒险旅程。

第八章 霍柠檬之死 123

我睁开眼睛,看见一片金色的沙滩,沙滩上有两片剪影,是霍普叔叔和俐雅,他们回头向我微笑,海鸥飞向大海。

第九章 葬礼与烟火 149

希望是一件可怕的事情,更可怕的是,作为一条人鱼,我却无法在海水中窒息。否则我真想死在这里,我再也不想承受这背叛之痛。

第十章 背叛与拯救 170

时间对我而言是一种感受,每秒钟我都品尝着绝望的滋味,我害怕闭上眼睛,每当我这样做,哪怕一眨眼,我都会觉得霍柠檬从那个世界中走出来。

第十一章 仙境之桥 194

人有时候才是凶猛的野兽,这世上最可怕的莫过于人心。一旦你陷入其中,便永世不得超脱。

第十二章 英雄人物 209

人鱼没有情感,固然危险,但是那些有情感的人类比人鱼更加危险、凶残,这是宇宙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
第十三章 归来 241

缘分就像一台没有固定程序的机器,此时此刻,他就站在我面前,不再是我脑海中的幻影,而是真切的存在。



第一章

前往曼陀铃



这些年我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个梦，我梦见一片香草色的天空里飘着几只懒洋洋的风筝，还有一片飘着迷雾的海，当迷雾散去，我看见海水中浮现出一条金色的人鱼。

这些年，我开始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个梦。我梦见一片香草色的天空里飘着几只懒洋洋的风筝。在一条种满法国梧桐的柏油路上，有一家蓝色的唱片书店。公路的尽头是一片海湾，海面上热浪褪去，渔船归来。暮色降临前，海上飘起一片神秘的雾。迷雾中有一团金色的光芒，当迷雾散去，我看见海水中浮现出一条金色的人鱼。

她宛如天使般美丽圣洁，却又如魔鬼般不可预知。我看不清楚她的面容，却能感觉到她的微笑，她的泪，她的牵挂和诉说。

有时候，我甚至不愿意从梦中醒来，我很想沿着轨迹再继续看下去，那里有湛蓝色的天空，澄澈的海水，金色的人鱼，海边开满了白色的曼陀罗花，湿润的海风包围着我的脸颊，宛如一个美丽的童话。

这个梦，就像是一颗种子，这些年一直扎根在我的心里。人们常说，梦境是现实生活的镜子。它有时候是相反的，有时候又是一种写



照，而我在生活中始终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梦的蛛丝马迹。

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从小没有母亲的消息，我父亲是一个海鲜厨师，我们过着再平凡不过的生活。在这个城市，没有冒险，没有追忆，没有任何值得怀念的事情。但我知道我拥有的不只有这些。

直到一个雨天，我在学校收到一封信，我撑着雨伞在操场上拆开这封信。信里夹着一张明信片，不可思议的是，明信片上的风景和色彩似曾相识。这封信是我那未曾谋面的霍普叔叔寄来的，他住在一个叫作曼陀铃的海港小镇。而这二十年来，我的父亲从未和我提起过他。

他的意外出现，就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秘密的窗户。

我想的没错，我的生命里不只有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，还有那些我未曾看到，未曾摸到，而我却能时时刻刻能感受到的东西。

于是我用娟秀的字迹写下给霍普叔叔的回信。很快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，他表现出了我父亲不曾有过的善解人意。每一次写信，我都会要求霍普叔叔给我寄一张曼陀铃的明信片。而我会将这些明信片贴在我房间的照片墙上。当这些漂亮而平凡的画面开始拼贴组合，我发现一直以来困扰我的梦境似乎开始慢慢照进现实。

曼陀铃，那是一个在我国东南部的海港小镇。我不敢相信的是，它就是我梦境所在的地方，埋藏已久的种子开始萌芽。当傍晚的霞光跳过我的窗台，洒在我房间的照片墙上，照片上的那片海水被染上了一层熠熠金光，就犹如我梦中那条金色的人鱼所散发的光芒。

作为一个女孩，我十九岁了，已经度过那个对任何事情唯唯诺诺的年龄。我无法忍受自己永远都沉浸在对曼陀铃小镇的思念之中。于是今年暑假的高考结束后，我填报了一所海洋学院，就在曼陀铃镇。

那是我梦的入口，也许我能在那里找到那条在我的梦境中的人鱼。

不出意料，我的决定遭到我父亲的强烈反对。他一路上和我争吵





不休，他不敢相信我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竟然没有和他进行任何商量。

“霍柠檬，你看看这个，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。”他直接把邮局寄来的入学通知书甩在我面前，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和你说了又能怎样？你是绝不会答应我去曼陀铃的。”

我父亲说：“为什么你就非要去那个地方，有那么多的大城市，未来充满了机会，而你非要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。”

“我说了无数次，我梦见了那个地方，我看见一条神秘的金色人鱼。我不知道她是谁，而我确信我梦里的那片海洋，就在曼陀铃。这场旅程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像是去寻找一个遥远而未知的答案。”

“听着，柠檬。无论你梦见了什么，那只是一个梦，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，是不真实的。”我父亲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他郑重其事地说。

听了他的话，我的眼泪简直快掉下来。他从来就不相信我说的。关于那个梦境，每当我和他提起，他总是含糊其辞。我知道曼陀铃是他的故乡，而他从来都是表现的对那里漠不关心，包括对霍普叔叔。

看起来，他们兄弟间的关系已经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。以至于这20年来，他们从来没有往来，父亲也从没向我提起过这个人的存在。

半夜里，我坐在楼梯上，听见客厅里父亲正气急败坏地和霍普叔叔打电话。我隐隐约约能察觉到，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在隐瞒着我。我感到害怕，同时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前往曼陀铃的决心。

我必须斗争到底，我有我的自由，我要像蝴蝶一样漫天飞舞。

暑假中，我开始从图书馆调查曼陀铃小镇的资料，我找到了一本旅游杂志，这本杂志上罗列了曼陀铃小镇的一些景点，并配上详细的说明与照片。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：曼陀铃镇，位于我国东南部的琉璃海湾，风景宜人，气候湿润，人口4200余人。居民以捕鱼业为生，目前正积极开展旅游业。曾是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贸易的重要港口。尤其是20年前的人鱼事件，让这个南部小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

“人鱼”二字立刻吸引了我的眼球，我继续往下看，而全文关于人鱼事件的篇幅只有寥寥几笔。作者提到，人鱼是以腰部为界，上身为入，下身为鱼的神秘海洋生物，至今没有证实其实性的根据。人鱼的容貌美丽精致，极具诱惑力与欺骗性，性情虚荣残忍，没有灵魂。这篇文章还将20年前曼陀铃的一艘著名捕鱼船的沉没事件与人鱼联系起来。有人揣测，这艘渔船被人鱼的歌声吸引后就再没有返航。

我想这多数为作者的臆想吧，一种吸引游客的惯用伎俩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人鱼只存在于童话故事中，而且我不相信人鱼生性残忍的说法，人是活在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，再没有比人更加自私凶残的生物。

这一个月下来，我一直在和我父亲周旋，同时我的梦境一遍接着一遍重演。我使用了冷战、绝食、大哭一场、离家出走等一系列软磨硬泡的战术，最终这些招数奏效了，他在拉锯战中败下阵来。

那天晚餐后，他掐灭手中的烟头，他说：“柠檬，我想你是时候去曼陀铃拜访一下你的霍普叔叔了。”他说完后脸上的表情如同托尔斯泰雕塑那般严肃，却不失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温情。

“耶！”我激动得跳了起来，并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，连日来的冷战终于因为父亲的应允而烟消云散。

父亲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，不过这个微笑当中却隐藏着一抹难以捉摸的苦涩。只不过当时我正处在兴奋当中，并没有注意到这其中的意味。

晚上，我在台灯下写下给霍普叔叔的最后一封信：亲爱的霍普叔叔，我即将踏上前往曼陀铃的旅程，对于我而言，这场旅程意义非凡。我希望能尽快见到你，我希望能是在曼陀铃度过一个愉快的大学时期。

我将信塞入信封，贴上一张画有渔船的邮票。然后我把房间里照片墙上的明信片摘了下来，叠整齐放进了行李箱里。

这一切是如此完美。





周末，我父亲亲自送我去火车站。开车司机是他的年轻朋友“雷”，他们目前正在合伙经营一家餐馆，在夜莺旅社，生意不尽如人意。车内的广播正在播放一首交响乐，是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湖》。这是这位艺术家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，乐曲诉说着白天鹅奥杰塔与齐格弗里德相遇的爱情故事，我聆听着乐曲欢快的节奏，并用手指模拟着节拍。

我父亲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他将调频关掉：“柠檬，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录取通知书，还有银行卡。”这是他第一千次问我这个问题。

“一切准备就绪，老爸大人。”

我此刻的情绪仍然处于兴奋的状态，这与我父亲脸上焦虑的表情显得格格不入。他一直是一个忧郁隐忍的男人，不迷恋色彩，不善于言表，是这个城市最孤独的建设者。

雷说：“老霍，你女儿都多大了，没必要事事都管着她。再说，柠檬一个女孩子，你应该给她买张飞机票，而不是坐那种又脏又挤的火车。”

父亲脸上的表情僵硬了一下，我望了他一眼，大概能猜到他在想些什么，家里拮据的经济状况，再加上我的大学学费，一张昂贵的飞机票对于我们来说，无异于一个奢侈品。

“没事的，大雷，我喜欢火车。坐飞机会让你脑袋空空的，这是科学上的道理。”我向他说谎，显然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谎话。

我父亲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，他有些舍不得我离开。

一路上，城市里纸醉金迷的生活风气，浮夸的建筑，拥挤的格局，沉淀的空气，聒噪的人群，都与我们渐行渐远。我不知道我这是在逃避现实，还是在通向另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。

约莫半小时后，我们抵达火车站，上车前我父亲叮嘱我：“要听你叔叔的话，不要和那里的男孩谈恋爱，放假随时可以回家来。”

“我知道的，爸爸。请你放心。”



“不要敷衍我，把我的话记在心里。若不是你霍普叔叔恳求我，我是不会让你去那个地方的。还有，帮我把这份礼物交给霍菲。”他从车上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，交到了我的手中。

“再见，爸爸。”我向他告别。

我坐在17车厢，32座，这是一个靠窗的位置。火车开动了，当火车驶离这个城市，我将视线尽可能放远，就像是驰骋在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之中。天色开始变换，阳光被逐渐吸收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路上挥之不去的雾霭。我闭上眼睛小睡，雷声轰隆，影响着我的睡眠，使得我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。睡梦中，我的耳边一直回荡着一个神秘的声音。

那是一片大海，天空中是淡蓝色的云影，海岸线上开满了白色的曼陀罗花。在海天交际之处，我隐约看见了一位美丽的女子，她在向我微笑，然后沉入海里，一条金色的鱼尾从海面上跃起。

当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我邻座的一位老先生已经下车离开。那位老先生是位画家，他趁我睡着的时候为我画了一副素描画，就压在一本列车杂志下面。我拿起画纸，画中的我容貌清秀，与我极其相似，甚至更美丽些，而我的腰部下面是一条美丽的鱼尾。

下午4时，火车慢慢驶入曼陀铃的轨道。我随拥挤的人群走出车厢，霍普叔叔在候车室里等我。他穿着一件黑色T恤，戴着一顶蓝色的猎人帽，他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要更消瘦一些，而且更具有亲切感。

“你好，霍普叔叔。”

“你好，柠檬。”他看着我，脸上是一种高兴而复杂的表情。

他上前靠近我一些，做出一个想拥抱我的姿势，然后放弃。

“见到你我实在是非常高兴，你爸爸好吗？”

“他很好，就是有点生气。”我把行李箱交到他手里。

“我知道他的脾气，他做任何事情都太过谨慎，他这是在担心你。”

他说，“霍菲本来要一起来，但是她去参加她朋友的生日聚会。我希望



你能谅解。”

“这没关系。”

事实上，我对霍菲仅有的了解就是她是我叔叔的女儿，比我大一岁，20年来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。所以我暂且找不出一个因为她没有来而让我伤心的理由。

我们向站台的出口走去，我坐上了霍普叔叔的货车，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鱼腥味。“这是我平时拉货用的，你得尽快适应这种味道。”他解释道，接着踩下离合器，挂起档位，准备发动货车。

我捏捏鼻子说：“显然我对这种味道还不具免疫力，就算我属猫。”霍普叔叔用他温柔的微笑回应我。

说不上为什么，这虽然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，但我心里好像却保留着关于他的记忆。事实上在我刚出生的时候，他和我爸爸就分开了，20年从来没有往来。不可否认，霍普叔叔的确很关心我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保持通信的原因。

“柠檬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可以把车窗打开。”霍普叔叔说。

“没事的，我只是有点累。”我将手肘靠在车窗上，放松我慵懒的身躯，如同一只波斯猫。我注意到方向盘旁边贴着一张婴儿的照片。“那是谁？”我问他。

霍普叔叔摸了摸照片皱起的棱角：“是你小时候，刚出生的时候。”

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把我的照片贴在车上。我说：“为什么这些年来你从来没有去找我们？每一天，我都在问我爸爸这个问题。”

霍普叔叔思忖片刻后说：“柠檬，相信我，我心里非常在意你们。”

“我当然相信你，我们也非常在意你。尤其是这些日子你写给我的信，我都保留着。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”

“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你的性格内向，又不爱说话，所以你需要一个理解你的朋友。你和我说的事情，我都能理解你。有时候我真希望



能亲自过去帮助你。”霍普叔叔把话一停，他接着说，“好在，你终于来了，此刻就在我的身边。我想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。”

我们相视而笑。货车行驶在曼陀铃朴素而安静的街道上。

与我梦里见到的一样，曼陀铃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。在经过沿海公路的时候，我看见一群海鸥在轮船发出汽笛声后飞跃在天际中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前行着，仿佛就要融化在一幅美不胜收的油画中。

又下雨了，雨水不大，断断续续，有一种催人入眠的感觉。窗外的天色暗得很快，阴霾一直笼罩在小镇上空。雨水在我恍惚的视觉中仿佛连成了线，一气呵成地倾泻。

霍普叔叔将车开到后院，他让我在车里等他。两分钟后，他从屋子里跑出来，为我打开伞，我踉踉跄跄地跟随他走进房子里。

这是一幢两层的白色小屋，与小镇上的房屋建筑风格一样。房子前方是一块与隔壁邻居连在一起的草坪，草坪上种植着许多品种的曼陀罗花，这里的气候对于这些花儿的生长再适合不过。我十分喜欢那些盘绕在围栏上的绿色藤蔓，它们在秋天的夹缝中散发着几许盎然夏意。

我走进屋里，屋子里打扫的非常整洁，沙发、电视、冰箱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木制家具，这些物件的排列就和霍普叔叔的性格一样沉稳端庄。我喜欢墙上的那幅艺术画，一幅约莫十四寸的枫树画。

霍普叔叔接着说：“我为你安排了房间，但是这几天手头忙，没有完全整理好，今天就委屈你和霍菲住一晚吧。事实上，她是个挺好相处的人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分明就是在担心这个问题。

“这没有问题。”

“我带你去房间看看。”霍普叔叔带我走上楼梯，右转的第一间就是霍菲的房间。霍菲的房间最大的特点就是她的书架，上面挤满了摇滚明星的唱片。窗台上摆放着一盆枯萎的矢车菊，床头墙面上贴着一张电影海报，画面停留在男女主角亲吻的那一刻，非常美好。





在没有与她正式见面之前，我对她已经有几分猜测了，或许她是个文艺女青年。这对于我这种间歇性的口吃病人而言，这再好不过。

霍普叔叔把我的行李拖到房间里面，他在隔壁的淋浴间拿了一块毛巾给我。他说：“明天等你开学了，你就回到家里来住，学校距离我们家不远，没必要住在又破又挤的宿舍里。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谢谢。”我用毛巾擦拭脸上的雨水，对他说，“真的没必要为我安排得这么周到，能来这里看你们我已经很高兴了。”我欣然接受。

他轻拍我的肩膀。“别这么说，柠檬。你可以先在这个房间休息一下，我去准备今天的晚餐，我们要等霍菲回来。”

霍普叔叔随后离开这个房间，他整个人的状态都显得异常兴奋。直到他走下楼梯，我耳边还是能听见他哼唱歌曲的声音。

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要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，算是对我过去枯燥乏味的青春的告别。也许我会犯一些错误，交一些新朋友，谈一场恋爱，遇到一些挫折，可这些都无法阻挡我对这里生活的渴望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我来到这个小镇以后，我并不对这里的一切感到陌生，反而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。

从我看见它的第一眼起，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何我会对这个我从未来过的地方有熟悉之感？

晚餐时间，霍普叔叔在楼下喊我的名字，我约莫躺了三十分钟。作为对霍菲的迎接仪式，我特地换上一件红色的格裙，尽显淑女气质。

我走下楼梯，霍菲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她回过头望着我，我对她的着装感到十分讶异，她穿着一件夹克和一条皮裤，头发染成了酒红色，眼影和口红的颜色都涂抹得很深，完全是一个朋克青年。

霍普叔叔走过来介绍：“这位是柠檬，是你的妹妹。”

霍菲的眼神不屑的从他身上飘过，好像当他不存在。她走到我身边，伸出她的手：“你好，柠檬，我是你的姐姐，霍菲。”





“你好。”我的口音有些颤抖，我与她握手后拿出礼物交给她，“这是我爸爸给你的礼物。”

她当着我的面拆开了礼盒，礼物是一个限量版音乐耳机。看来我父亲非常了解她的喜好。

“我很喜欢。”她简单地说。

霍普叔叔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这些菜色几乎都是我喜欢吃的。我们三个在一张圆木桌坐下，桌子上是一盏兰花型的吊灯，吊灯散发着橘黄色的光线，它们在我们的身边跳跃、缠绕，让人感觉非常的舒心。

在我们吃饭的时候，霍菲问我：“柠檬，为什么你来这里念大学？”

我说：“这也是我想了很久才做的决定，我爸爸以前生活在这里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看过这里的一切，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。”

“你喜欢这个地方吗？”她问我。

我说：“当然，我向往这里。很奇怪，我来到这里以后并不对这儿的一切感到陌生，好像它就在等待着我，尽管我爸爸对此很是反对。”

霍菲说：“我从来没见过你爸爸，真不知道这些年他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他非常忙碌，你知道，他最近和他的朋友开了一家餐馆。”

“我听说了，我想我真应该什么时候去看看他。要知道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记得我生日，并给我送礼物。”霍菲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。

“我爸爸一直记挂着你的。”我说的有些力不从心。

“为什么他不来曼陀铃看我，如果他真的把我放在心上。”霍菲看了一眼霍普叔叔，她说，“我想啊，原因只有一个。”

我从霍菲的眼神中看出她的想法，霍普叔叔和我父亲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矛盾，不然我父亲不会这么反对我来曼陀铃，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对这件事情三缄其口，这反而使我觉得这种安排更像是一场阴谋。

霍普叔叔表情有些难堪，整个脸色都变了，他对霍菲说道：“霍菲，你应该好好欢迎一下你的妹妹，而不是提及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。她





可是大学生了，而你每天无所事事，这就是你不能上大学的原因。”

霍菲说：“老霍，你知道，我始终缺乏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我问她。

霍菲说：“柠檬，告诉你吧。我之前所在的班级是一个问题班，问题班里不是学习成绩特别差就是背过一些处分的学生，但我这么说也不代表我就是个罪行累累，十恶不赦的罪犯，这都归咎于我遇到了同学的诬赖，老师的误解，学校的无能，以及命运的捉弄。”

霍普叔叔说：“你总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，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。”

霍菲接着说：“我承认我是个特别缺乏学习天赋的人。尤其是数学，你在这个地球上几乎找不出一个比我更讨厌数学的人。有一次我的数学老师让我去黑板上做题，我记得他给我一个求函数周期的问题，我写的答案是30，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因为这是月经周期的答案。”

霍普叔叔嘴里的汤差点就喷出来了，我捂着嘴偷偷地笑。

霍菲给霍普叔叔做了一个鬼脸。

在我们说话的同时，电视频道正在播送一则新闻，是曼陀铃镇的一艘渔船失踪的消息。据民间传闻，渔船的船长在夜间航行期间听见了人鱼的歌声，于是将船开入深海。电视频道的专家推测，这艘船是违规开入深海捕鱼，因此遭遇了风暴的袭击而失踪的。一时间众说纷纭，而所有对船的定位系统亦全部失效，目前仍然无法找到这艘消失的渔船。

“人鱼的歌声是什么样的？”我说。

霍菲对我解释：“人鱼的歌声凄凉美丽，哀伤动人，穿透人心和灵魂，是一种迷魂曲。这种迷魂曲可以魅惑人心，让人的灵魂随歌声而去，当你跟随着歌声遇见了人鱼，这预示着你即将面临死亡。要知道，人鱼是这片海域最凶残的杀手，传说它是出海人的诅咒。”

听了霍菲的说法后，我浑身寒毛直竖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这实在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。



霍普叔叔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。

“怎么了柠檬？”他对我安慰道，“霍菲说的都是传说，一点事实根据也没有，这只是一个无聊的恐怖故事。”

霍菲眯着眼睛，显得十分得意。

“霍菲！”霍普叔叔大声对她说，“以后不允许你再说这件事情，尤其是对柠檬说。”

霍菲把筷子放下，表情显得有些恼怒，紧接着她走到楼梯上去，回头看我们一眼，见我们没有动弹，不由更为恼怒了。我和霍普叔叔相视而笑，显然她的小姐脾气对我们起不到任何效果。

面对霍普叔叔的安慰，我的心情自然好多了，他对我的关心似乎超越了对霍菲的，可我们的相处毫无疑问是一件尴尬的事情。我不擅长言语，也找不出话题让我们毫无顾忌地谈论，他只是看着我，等待着我的需求。关于人鱼的事情，他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并不亚于我的。看得出来，对于人鱼的种种传闻与揣测他都显得特别得敏感。听了霍菲的话，我实在是无法接受人鱼本性凶残的说法，哪怕这真的只是一个传说。

夜间的时候，曼陀铃的雨水停了，屋外的路灯把光线打在了房间里。我静静地看着那盆窗台边的矢车菊，仿佛能感觉到它在生长。我和霍菲睡在一张床上，她已经睡熟了，而我心里却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羁绊着我，每当我闭上眼睛，又总是会迅速睁开。

我接二连三地梦见那条神秘的人鱼。

那个声音，反复在我的脑海中响起，她告诉我，我属于这里。